

第一幕

第一景 深山竹林→和平王國的洞穴監獄

幕啓，舞台上深山裡的一大片竹林，月映竹影，萬籟俱寂。

左中舞台，一位女孩倚竹而睡。

嘩啦一聲，右後舞台一棵竹倒落。女孩驚醒，往聲響處一探，無人。

女孩起身再探，此時，落竹左近，一團青色劍光閃動竹間，由模糊而清澈，純亮耀眼，盡奪月光。漸漸地，劍柄處的黑影愈益明晰，女孩看得清楚，一人正揮舞著劍，而劍鋒的另一端佇立著另一人，一動也不動地背對那舞劍者。忽然，舞劍者大吼一聲，挺劍縱躍，瞬間砍下佇立者的頭，女孩見狀，不禁驚叫出聲。

舞劍者，名為赤風。

女孩的驚叫，令赤風也一驚。赤風心頭一震，忙轉身、緊握劍、強鎮靜，尋聲而覓，小心翼翼地。很快地，他發現了慌避竹後竭力藏身的女孩。

赤風：妳是誰？

女孩：你……不要殺我。

赤風：妳到底是誰？快說！

女孩：我……我好像迷路了。

赤風：到這裡來做什麼？

女孩：我想……想到山裡找一種藥。

赤風：誰派妳來的？

女孩：沒人派我來，是我自己想——

赤風：走過來。我說走過來，快點！

（女孩向赤風走了幾步）

赤風：停！別動！

（女孩不動，赤風打量著她。）

赤風：原來是外國人。妳從哪一國來的？

女孩：我不是外國人。

赤風：看這一身裝扮，我們和平王國可沒有像妳這樣的人。

女孩：你說什麼，和平王國？

赤風：別動！

女孩：好，我不動。你說，這裡是和平王國？

赤風：哼，除非是外國人，否則何必多此一問！妳一定不知道和平女神是誰。

女孩：和平王國？和平女神？我一定在做夢。

赤風：再亂動，就要妳的命！說，還有誰和你一起來？

女孩：沒有別人，只有我一人。

赤風：笑話！三更半夜，妳一個女孩子，會獨自待在這座深山竹林裡？

女孩：真的只有我一人。聽說山裡有一種藥，所以我一大早出門，上山來找，後來愈走愈累，東西也沒找到，就靠在這裡睡著了。我睡的時候大概是下午吧，天色還很亮。剛才醒過來我也嚇了一大跳，怎麼會這麼晚。我真的是一個人來，本來打算天黑之前下山的。應該是迷路了。很抱歉打擾你。

赤風：說謊！日落之前我已在此，當時一個人也沒有！

女孩：我——

赤風：妳還有什麼話說！

（赤風挺劍對準女孩）

女孩：我說的都是實話，真的，你……別殺我，求求你。

赤風：（收劍）唉，你我無冤無仇。走吧，趕快離開這裡，快走！

女孩：謝謝。

（女孩尋路疾走，腳下被一人頭絆倒。）

女孩：啊，頭……人頭……

赤風：是稻草人的頭，妳怕什麼？

女孩：喔……原來是稻草人，我還以為是活人的頭。（起身待走）

赤風：喂，回來！

（女孩停下）

赤風：過來坐下，妳不能走。

女孩：為什麼？

赤風：妳會把看見的全說出去。

女孩：這裡所有的事，我絕不會告訴任何人的，求求你，放我走。

赤風：看妳的身手，不像是個習武練劍的，不過知人知面不知心，妳先給我待著，不准走。

女孩：可是我——

赤風：少囉唆，去那裡坐下。

（女孩照做。赤風收劍，倚竹打坐，閉目養神。）

（女孩欲逃，但立即被赤風察覺。）

赤風：妳省省力氣吧！（抬頭指天）等月亮來到這裡，我就帶妳下山，現在還早得很。

（女孩無奈地倚竹而坐）

赤風：喂，剛才妳說上山是為了找一種藥，是什麼藥？

女孩：我聽說這座山裡有一種竹子，名叫「忘恨竹」。將「忘恨竹」的竹葉摘下煎成藥，給人喝下，便能使人忘記仇恨。我上山就為了找它。

赤風：「忘恨竹」？忘記仇恨？不可能。我是說，人的仇恨是不可能忘記的。

女孩：所以這就是「忘恨竹」的價值啊！喝了它確實能使人忘記仇恨。只要我找到它，拿去賣，最後天下太平，我也發財了。

赤風：哼，忘記仇恨最好的辦法就是報仇。報完了仇，仇恨自然就忘了。

女孩：這不是最好的辦法——

赤風：這是解決仇恨惟一的辦法，沒有別的辦法能夠代替。

（赤風言畢，再度閉目養神。女孩抬頭望月，不久，困倦而睡。）

天空傳來齊特低啞的嗓音：「放我走……喝……我要出去……」

聲音持續中，場景瞬間轉換為和平王國的洞穴監獄。¹

場景轉換時，女孩與赤風原地不動；轉換完成，二人各自坐於洞穴監獄內床頭與床角附近的地面。

齊特躺在床上，在沉睡中喃喃夢語。

齊特：去……我要出去……放……放我出去……

（赤風睜開雙眼，大驚，頓時起身提劍，四下環顧，尋向牢門，下。）

齊特：……放我走……喝……精靈，自由精靈，妳帶我走……帶我離開……

（女孩驚醒，醒後更驚，忙起身四處張望。望見床上的齊特，驚懼不已。）

（赤風上）

女孩：嚇我一跳，原來你也在這。這是哪裡？竹林呢？（指齊特）那是誰？

（赤風不理，又尋往洞穴監獄的盡頭，下。）

（齊特醒）

女孩：（找）竹林呢？山呢？

齊特：（向女孩）精靈……妳是自由精靈！帶我出去！

女孩：你……你是誰？

齊特：自由精靈，我不想被關在這裡，求妳帶我離開這裡。

女孩：我不是什麼精靈，你認錯了。

齊特：妳是自由精靈！妳終於來了，快帶我走，快！

女孩：你……不要過來！

齊特：自由精靈，妳不願意帶我出去嗎？

女孩：你放手！

齊特：妳答應帶我去那片竹林，永遠不要回來，妳答應我的。

女孩：放開我！救命啊……

齊特：我們講好的！

女孩：手放開！

齊特：現在就走！現在！

（女孩尖叫）

（赤風上）

齊特：妳終於來了，我們走！

女孩：救我！救命！

（赤風一劍劃破齊特左臂，齊特劇痛鬆手，摀住傷口。）

齊特：喝……喝……

¹ 場景的轉換及其方式，請參見「場景說明」。

（女孩脫身，躲至赤風身後。）

齊特：血，血——

赤風：你是誰，快說！

齊特：我在流血。

赤風：（往牢門方向指）那扇門是惟一的出口，是不是？

齊特：你是誰？你怎麼進來的？

（七名衛兵上。其中五名，包圍女孩與赤風，快狠準地奪下赤風的劍，再用繩反綁二人的手；另外二名，護衛齊特遠離女孩與赤風。）

（忠伯上）

赤風：我的劍還我！

忠伯：大膽！你們擅自闖入和平王國的禁地，眼裡還有王法嗎？把他們帶走！

衛兵們：是。

齊特：不，老師，不要把人帶走。

忠伯：齊特，這是王法，是國法，不是老師能作主的。

齊特：老師，我不要一個人關在這裡。帶我出去，要不然就讓他們留下來陪我。我求你——

忠伯：齊特，國王有令，任何人只要擅自闖進來，都得立刻逮捕，交由他親自審問，一刻也不能耽誤。我只是奉命行事。

齊特：她，這位女孩，可不可以讓她留下？

忠伯：不行。

齊特：我和你們一起走，好不好？

忠伯：齊特，你好好待著，不要胡思亂想。你的手臂怎麼了？受傷了？給我看。你受傷了。痛不痛？還好只是皮肉傷。是不是這把劍？（對赤風）是你？

赤風：是我。

忠伯：國王一定饒不了你，你等著瞧！（對齊特身旁二衛兵）帶他去包紮，快去。

（二衛兵連忙取出手銬腳鐐，為齊特套上。）

齊特：我不要去，老師，我求求你，不要帶她走。

忠伯：聽話，傷口包紮好了，我就不帶她走。

齊特：真的？太好了。走，我們快走。

（齊特套好手銬腳鐐與二衛兵下）

忠伯：還好我今天來的早，要不然後果真是——你們給我聽好！如果下次再敢擅自離職，執勤的時候偷懶打瞌睡，我一定讓國王知道，絕對不饒你們。

衛兵們：是。

一兵：忠伯，我向你保證，他們的確不是從門口進來的。我一直守在那，沒有離開半步。

忠伯：難不成他們是從牆壁、從地底下鑽進來的？你們有什麼話，當面向國王報告。

衛兵們：是。

忠伯：先帶他們到外頭等我，等一下我們一起回王宮。

衛兵們：是。

（衛兵們押女孩與赤風，下。）

（忠伯至桌前整理凌亂的紙筆，將一張張畫疊放整齊。）

（齊特與二衛兵奔上，二衛兵解開齊特的手銬腳鐐。）

忠伯：你覺得怎麼樣？傷口還痛嗎？

齊特：她人呢？你把她帶走了！

忠伯：你受了傷要好好休息。

齊特：你騙我！

忠伯：齊特，你冷靜一點。

齊特：我想要的不管是什麼，總是得不到。

（齊特猛力扯下傷口包布，痛的大喊。）

忠伯：你幹什麼！快，按住他。

（二衛兵連忙按住齊特，忠伯趕緊包紮齊特的傷口。）

齊特：放開我！喝！

忠伯：你們到門外守著，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進來。

二衛兵：是。（下）

齊特：噢……好痛……

忠伯：來，快坐下。

齊特：把那女孩帶回來。

忠伯：她就在外頭，待會我把她帶回來。

齊特：不要待會，現在就去，快點。

忠伯：好。不過，你是要我帶她回來，還是自己出去見她呢？

齊特：什麼？你說，我可以出去嗎？

忠伯：可以。

齊特：真的嗎？

忠伯：只要你聽我的話。

齊特：好，我聽你的。你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忠伯：先上床睡覺。

齊特：好。不對，如果我睡著了怎麼辦？

忠伯：我就是要你好好睡一覺，和平常一樣。

齊特：可是睡著了，我怎麼出去呢？

忠伯：快睡，聽話。

齊特：你騙人。

忠伯：算了，你還是待在這裡，不要出去好了。

齊特：（上床躺下）好好好，我全聽你的。

忠伯：趕快睡。

齊特：我睡不著。

忠伯：別講話，不要亂動，安靜下來，很快就睡著了。

齊特：還是睡不著——

忠伯：噓——別講話。

齊特：老師，請你拿著課本，念一段課文給我聽，這樣我一定很快會睡著。

忠伯：你躺好，不要亂動。（自桌上拿一書本翻開）你要聽哪一課？

齊特：隨便。念〈和平王國〉好了。

忠伯：你說念〈和平王國〉這一課？

齊特：對。

忠伯：好，你聽，我開始念了。（讀）我們的國家名叫和平王國，和平王國信奉的是和平女神。和平王國裡，每一任的國王都會得到和平女神的神諭，前後一共兩次，以確保我們的國家世代和平……（打呵欠）

齊特：繼續念，我沒睡著。

忠伯：（讀）和平女神會給一任國王兩次神諭。第一次神諭，會在國王上任的時候宣布。第二次神諭，會在國王卸任之前告訴國王……（打呵欠）

齊特：我睡不著。

忠伯：換你念。（遞書）

齊特：（接過，讀）一次上任，一次卸任……和平女神將神諭告訴國王之後，國王再向官員宣布。因此，我們的國家在和平女神的守護下，從未發生過戰爭，始終和平富強……老師，和平女神是誰？

忠伯：我和你說過，和平女神是我們和平王國信奉的神。

齊特：那麼我是誰？

忠伯：你是齊特。你一點都不暈？

齊特：不，我是說我是誰，我的身世，我的父母又是誰。

忠伯：這個問題，你已經問過好多遍了。

齊特：可是每次你都不回答。

忠伯：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齊特：你明明知道，但是不肯說。還有，為什麼我被關在這裡？

忠伯：別生氣，來，接著往下念。

齊特：我不念了，每次問這些問題你都不講。我偏要問，問到你講出來為止。

忠伯：睡吧。

齊特：我睡不著，就是睡不著。

忠伯：（自懷裡掏出一小瓶）齊特，來，喝了它。

齊特：這是什麼東西？我不喝。

忠伯：乖，聽話。

齊特：你不回答我，我永遠不開口，不吃不喝不講話。

忠伯：你喝了它，我立刻回答你的問題。

齊特：立刻回答？

忠伯：一秒鐘都不耽誤。

齊特：好，我喝。二個問題一起回答。

忠伯：當然，你問什麼我答什麼。

（齊特接過，迅速開啓瓶蓋喝下汁液，將空瓶遞還忠伯。）

齊特：我喝完了。回答我，我是誰？

忠伯：好，我立刻回答你。這個問題……嗯，其實要回答你很簡單，但是……要用三言兩語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又要讓你聽得明明白白，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嗯，所以我先回答你另一個問題，再回答這個。你另一個問題是……

齊特：爲什麼我被關在這裡？

忠伯：這個問題……嗯，和前一個問題差不多，不難回答，只不過——

齊特：到底爲什麼？

忠伯：好，你被關在這裡，原因是，嗯……

齊特：（身體搖晃）是什麼？大聲點，我聽不清楚……我怎麼眼花了……好暈……老師，我，我頭好暈……

（忠伯攙扶，齊特不支，倒在忠伯身上。）

忠伯：（朝牢門）來人，抬擔架來！

衛兵的聲音：是。

忠伯：睡吧，你先好好睡一覺。

（二衛兵抬擔架，上。）

忠伯：把他抬上擔架，跟我走。（二衛兵將齊特一同抬上擔架）走。慢點。

（忠伯至床上拿了被子，蓋在齊特身上。）

忠伯：好了，我們走。

（眾速下）

燈暗。

第二景 和平王國的王宮宴廳

中後舞台，階上設一王座，王座前擺放著桌盤酒菜。階下也擺椅置桌，桌前眾聲頂沸，桌上杯盤狼藉。宴客滿廳，明亮如晝。齊欣，袁章，方軍，將軍們，傳令、侍衛、僕役等，哄笑喧嘩。

齊欣執杯自王座起身下階，示意袁章、方軍至跟前。齊欣居中，袁、方分立左右。眾聲漸息。

齊欣：來，這杯酒我敬各位！謝謝你們，乾杯！

眾將：（起立舉杯飲盡）謝謝國王！

齊欣：坐，倒酒。

（眾將坐下斟滿酒杯）

齊欣：（向方軍、袁章）來，我這杯敬你們二位。乾！

方軍：謝謝國王。

袁章：國王，我敬您！

（三人乾杯）

齊欣：各位！我最敬重、最倚賴的將軍們！今晚我們大家能齊聚一堂，坦白說，不是爲了我齊欣，而是爲和平王國；不是爲我這個即將退休的老年人，而是爲一個永遠和平的國家！袁章、方軍，你們的好將領，我齊欣的左右手，如果不是他們二位的帶領，如果沒有他們二位對於捍衛和平的信念與作爲，如果少了在座任何一位全心全意的支持、奉獻，和平王國，在我任內，在這二十年當中，絕不可能有眼前這番太平安定、繁榮富強！

一將：那是因爲國王您寬容大度——

另一將：領導有方，以和爲貴——

齊欣：不，不是我，是你們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後，這份成果與榮耀將會持續下去，千年萬年，直到永遠。這是我卸任以後最大的期盼，也是對各位最深的祝福。

方軍：屬下將竭盡所能，誓死捍衛和平。

袁章：這本是袁章最神聖的使命，日後定會秉持初衷，不負厚望。

齊欣：好！今晚有你們，我實在高興。如果因爲貪杯話多，請各位見諒。

一將：我們陪您一塊貪杯！

眾將：對，喝個痛快，不醉不歸！

齊欣：好！我們邊喝邊聊。今晚請大家來，要宣布兩件事。第一是我卸任之前和平女神的神諭。第二，這王位我將傳給誰。

袁章：關於王位，只要是您的決定，我們一定支持。

齊欣：我知道你們的心意。我想先和大家說幾句心裡話。我老了，現在很多事記不得，但過去很多事忘不掉。你們都知道，二十年前我剛上任的時候，和平女神的神諭說了什麼。她說齊特，我唯一的兒子齊特，天性殘暴，將來有一天他會親手殺死自己的同胞。結果呢，你們看到了，我下令將齊特關在那座洞穴監獄，一關二十年，直到現在。當時，他才剛出生。除了忠伯和看守他的衛兵，任何人不准進那座監獄，包括我在內。轉眼二十年過去了，不過當時他剛出生的模樣，我記的一清二楚。

年老將軍：當年齊特被關起來，我們絕大多數都贊成您這麼做。

齊欣：是啊，只是當年我百思不解，爲什麼命運要如此懲罰我，賜給我這麼一個兒子，讓他在這裡——一個和平至上的王國裡——誕生。不過話說回來，這一份挫折卻給了我雙倍力量。我拼命努力，幾乎不眠不休，把治

國當做是贖罪，事大事小，從來不敢大意，總算沒辜負大家的期望。

方軍：您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今晚所有在座的，都是您的見證人。

齊欣：全靠大家！相信和平女神也見證了一切。只不過，這次和平女神的神諭，再次出乎我意料之外，比起前一次，這次更令我驚訝。

袁章：女神說了什麼？

齊欣：她說，爲了往後世世代代的和平，齊特當國王會是很好的選擇。

方軍：齊特當國王？

齊欣：神諭是這麼說的。我和你一樣，難以置信。但既然這是女神的旨意，我們就必須尊重與服從。我猜想，女神大概希望齊特能和他父親一樣，當國王來贖罪吧。既然這是女神希望的，認爲齊特是很好的選擇，我決定了，王位我將傳給齊特。（自手上取下一戒）這枚戒指，我們的國戒，將屬於齊特。

袁章：太好了，我們尊重女神、支持國王的決定！來，大家一起乾了這一杯！

（眾人乾杯）

齊欣：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像對待我一樣來對待齊特——我們和平王國的新國王。

方軍：屬下與在座諸位必定全力輔佐新王，安國定邦。

齊欣：好！今晚我特地請來一個雜耍團，爲大家助興，他們有很多希奇古怪的表演。來人！下去看看他們準備好了沒？

僕役甲：是。（下）

齊欣：這個雜耍團名堂不少。聽說他們帶來一些新花樣，預備將活人的頭變不見。

眾將：（此起彼落）是嗎／真的假的／這倒新鮮／哈……

（僕役甲上）

僕役甲：報告國王，他們在花園戲台上都準備好了。

齊欣：好！走，我們一起去瞧瞧，熱鬧熱鬧！

眾將：（此起彼落）好／走／謝謝國王／請……

（眾隨齊欣下，方軍與其傳令殿後。方軍示意傳令停下。）

方軍：去和六將軍說，請他們看完雜耍表演，一起到我房間。

傳令：是。

方軍：想不到新國王會是齊特。

傳令：齊特當國王，不如讓國王去做囚犯！

方軍：這話私底下說！齊特爲人到底如何，目前還不得而知，我們先靜觀其變，再伺機而動，必要的時候——

傳令：取而代之。

方軍：先讓他高高在上，然後再重重摔下。上次交待你的事，辦的怎麼樣？

傳令：您是說袁章那把劍——

方軍：他的劍，到手了嗎？

傳令：還沒有。袁章始終劍不離身，屬下實在難以下手。

方軍：一定得想辦法弄到手。他的劍法不在我之上，但是他的劍，和平王國裡再也找不出第二把。萬一他用來對付我們，你、我、六將軍，我們沒人能擋得住他。

傳令：是。

方軍：爲了阻止他的威脅，也爲我們自身的安全，更爲了捍衛國家的和平，他的劍非到手不可。

傳令：將軍，屬下一定辦到。

方軍：千萬小心，不要被人發現——

（齊欣與忠伯上）

方軍：國王。忠伯。

齊欣：你們怎麼還在這裡？已經開始表演了。

方軍：喔……是，屬下不勝酒力，在這吞了一些解酒的藥丸。

齊欣：方軍，你帶兵一流，酒量可是——哈……，好些了嗎？

方軍：舒服多了。

齊欣：要不要回房休息？

方軍：難得大家聚在一起，我不想掃大家的興，我要和大夥玩個痛快。

齊欣：我待會也和忠伯一起去。

方軍：是，屬下告退。

（方軍與其傳令下）

齊欣：怎麼樣？有沒有問題？

忠伯：都辦妥了。回宮以後，屬下直接將齊特抬進他的房間。他沒醒過，始終睡得很沉。

齊欣：很好。

忠伯：但是，報告國王，屬下抵達洞穴前，已有一男一女闖了進去，好在當時迅速將他們制服，現已將二人押入大牢。

齊欣：他們做了什麼？

忠伯：齊特的左手臂受傷了，經過包紮後，已無大礙。是那男的用劍刺傷的。

齊欣：豈有此理！齊特沒事吧？

忠伯：沒事，您放心。不過，屬下有一事不明。

齊欣：什麼事？

忠伯：接齊特進王宮，究竟爲了什麼？

齊欣：我決定將王位傳給齊特——是和平女神的旨意。

忠伯：王位？但齊特還是個小孩啊——屬下的意思是，他在心智方面，恐怕不夠成熟。

齊欣：我也擔心。不過既然是女神的旨意，我想他註定要完成女神交付的使命。爲了永久的和平，女神選擇了齊特。

忠伯：但是這……會不會太倉促了？屬下的意思是——

齊欣：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只能說，女神相信齊特，我相信女神。忠伯，你忠心正直，是我和平王國的第一文官，又是齊特的老師，他繼任王位之後，你一定得從旁協助，全力輔佐。

忠伯：您如此看重，屬下必定全力以赴！

齊欣：我信得過你。你聽好！有件事事關重大，你得幫我，還要替我保密——唉，都是爲了王位。

忠伯：爲了王位？您是指方軍、袁章兩位將領？

齊欣：除了他們還會有誰！

忠伯：他們多年來明爭暗鬥，互不相讓，新仇舊恨，不勝枚舉，二人各有各的勢力以及黨羽，近年來更是黨爭不斷，視對方如仇敵，早已眾所皆知。這次爲了王位，他們想做什麼？

齊欣：他們不惜一戰！

忠伯：發動戰爭？還不至於吧。

齊欣：方軍最近一直召集六位將軍，聚會秘議。袁章也蓄勢待發。如今只要有一點點風吹草動，他們逮到機會，必定是刀劍相向，大動干戈。依目前的情勢，可說是岌岌可危，衝突一觸即發。

忠伯：您擔心卸任之後，齊特即位，會控制不住這個情勢？

齊欣：擔心歸擔心，我還是相信女神。希望真如神諭所言，齊特擁有絕頂智慧，能化解一切危機。他睡了嗎？

忠伯：是。

齊欣：算了，等他醒了我再去看他。

忠伯：是。

齊欣：你在想什麼？

忠伯：屬下在想，方軍、袁章兩派人馬的衝突，究竟該怎麼做才能徹底解決。

齊欣：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和，和解，平和。我還是那句老話，用武力解決對方，最後自己也會被武力解決。不過，看了他們今晚的表現，雙方的和解不是不可能。

忠伯：是。

齊欣：我還是現在去看看齊特。

忠伯：我陪您一起去。

（二人準備走，袁章上。）

袁章：國王，您怎麼還不來，快表演完了。

齊欣：精不精彩？

袁章：太精彩了。他們竟能將一個活人首身分離，真看不出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齊欣：呵呵，人哪不得不服老，才喝幾杯就不行了。我想先回房休息，你替我和大家說一聲——別拘謹，要盡興、盡情的玩！

袁章：是，您早點休息。忠伯，我們走。

忠伯：我——

齊欣：嗯，你不用扶我回房，叫幾個侍衛來就行了。你和袁章一起去吧。

忠伯：是。

（袁章、忠伯下。）

齊欣：（撥弄手上戒指）齊特……和平女神啊，妳該不是在開玩笑吧！

燈暗

幕落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第二景。中後舞台，階上設一王座。宴客的桌盤酒菜，已收拾整潔。

幕啓，齊特身著王袍，與其隨從、侍衛等，上。

齊特：這是什麼地方？爲什麼你們老跟著我？我身上穿的，和國王沒有兩樣。
我是國王嗎？

隨從：您將是我們和平王國的新國王。

齊特：不對，我是囚犯。我不是關在洞穴裡嗎？但這裡看起來像王宮。

隨從：這裡是王宮宴廳，專門宴請賓客的地方。

齊特：我不在洞穴裡，我的手腳也沒被銬起來。我在做夢嗎？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說，你們是誰？

隨從：我是您的隨從。

眾侍衛：我們是您的侍衛。

齊特：你們負責看守我嗎？

侍衛：不是，我們負責保衛您的安全。

隨從：您想做什麼，只要一聲令下，我們全部照辦。

齊特：你的意思是，我想做什麼就說，我說什麼你們就做？

隨從：是，因爲您是國王。

齊特：一覺醒來，我自由了，可以做想做的——你們會把我的手腳銬起來嗎？

眾人：屬下不敢。

齊特：我自由了！不但如此，我還是國王！我現在想做……

隨從：您想做什麼？

齊特：太多了，我不知道應該先做哪一樣。那是王座嗎？

隨從：是。

齊特：聽說坐上王座，就能得到一切。它是我的嗎？

隨從：是。

（齊特衝向王座，準備坐下。）

隨從：不能坐——現在還不能坐。

齊特：它不是我的嗎？

隨從：是您的。

齊特：是我的，我就坐。（坐下）

（忠伯上）

忠伯：原來你們在這。我不是交待你們，無論如何都得讓他待在房間嗎？

隨從：他不想待，我們誰也攔不住。

忠伯：你們全都出去，先到外面守著。

眾人：是。（下）

忠伯：齊特，站起來，我們該走了。

齊特：我想坐著，不想走。

忠伯：不行！現在要先去拜見和平女神，女神會宣布神諭，然後回王宮來舉行交接大典，戴上國王的戒指，到時候你才能坐在這裡。

齊特：誰規定的？

忠伯：這是王法，所有人都要遵守。

齊特：王法？我坐在這裡，難道我不是王嗎？我是王，我就是法。

忠伯：齊特，聽老師的話，你現在必須拜見和平女神。

齊特：不要！叫女神來見我！

忠伯：胡鬧！齊特，聽話，我們走。

齊特：我想起來了，那女孩呢？你答應帶我去見她，人呢？

忠伯：她……嗯……她人在和平女神的神殿裡。走，我帶你去見她。

齊特：你騙我！去把她帶來！快點，現在！

忠伯：現在不是時候。

齊特：國王命令你現在去！

忠伯：齊特，我請你聽我的話。

齊特：你敢反抗國王的命令？

忠伯：齊特，我不敢反抗國王的命令，但按照國法，你現在還不是國王。

齊特：你說我不是國王！你竟敢說我不是！

忠伯：齊特，用不著發脾氣。

齊特：居然藐視我，和我作對！我說帶那女孩來，你去不去？

忠伯：我不能去，她也不能來。

齊特：我明白了，你一直在騙我。

忠伯：我希望你了解——

齊特：你這老騙子，我要殺了你！

（齊特起身，兩手直鎖忠伯咽喉，忠伯難以掙脫。）

忠伯：救……命……來人，來……人……

（隨從、侍衛等衝上。）

齊特：你們不准過來！

（齊特放手，隨即抽出一侍衛的腰間掛劍，直指忠伯，忠伯跪倒在地，不住喘息。）

齊特：你到底去還是不去？

忠伯：當國王……一定要明理……要遵守國法……

齊特：還敢頂嘴！現在就宰了你！

（齊特對準忠伯刺去，與此同時，袁章與傳令挺劍，上。）

（袁章橫劍擋於忠伯前，使齊特劈來的劍頓時斷為兩截。）

袁章：屬下罪該萬死，王子請息怒。

齊特：大膽！你是誰？

袁章：屬下袁章，請王子見諒。

齊特：我不是王子，我是國王。

袁章：是，國王。請國王見諒。

齊特：你手裡的劍，我好像看過……不對，你不是那個人。把劍給我。

（忠伯伺機下）

袁章：是，不過這劍，本是屬下在交接大典上為您準備的賀禮，請國王允許屬下到時候再獻上。

齊特：不行，我現在就要。

袁章：是，不過屬下見國王您身體微恙，觸碰刀劍容易傷身，等您身體康健以後，屬下一定親自呈上。

齊特：你們根本瞧不起我這個國王，全和我作對！我要把你們通通殺掉！

袁章：您累了，需要休息。

齊特：來人，給我殺了他！

（隨從、侍衛等遲疑不前）

齊特：怎麼？連你們也不聽我的？好，好，好。

（齊欣，忠伯，齊欣的隨從、侍衛等上。）

齊欣：袁章，忠伯都告訴我了。

忠伯：多謝袁將軍。

袁章：自己人不用客氣。

齊特：你又是誰？最好不要再來惹我。

齊欣：齊特，聽忠伯說，你很想見那位女孩？

齊特：她在哪裡？

齊欣：我已經派人去接她來，快到了。

齊特：你到底是誰？

忠伯：他是國王。

齊欣：待會交接大典上，我將這枚戒指交給你之後，就不再是國王了。

齊特：好，既然如此，那麼也許你能解答我的疑惑。

齊欣：請說。

齊特：我是誰？

齊欣：你是王位的繼承人，你知道這一點就夠了。

齊特：爲什麼把我關在監獄裡？

齊欣：因爲你自己的緣故——你的天性，殘暴的天性。這是和平女神說的。

齊特：我殘暴？我不信。

齊欣：信也罷，不信也罷，總之，這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現在最重要的是，你即將成爲和平王國的新國王，從現在起，除了遵守國法，你必須學會寬容諒解，更重要的是，放下心中的怨恨。

齊特：放下心中的怨恨？說得倒輕鬆。我從小到大關在那座監獄裡，直到現在，你們懂個屁！你們什麼都有，我呢？除了手銬、腳鐐、紙筆、畫

畫，什麼也沒有！你們自由自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我能做什麼？除了睡覺做夢，把夢見的一切全部畫下來，我什麼都不能做！你們從來沒有失去自由，你們懂個屁！

齊欣：你冷靜一點，別激動。

齊特：我終於得到自由了，這種感覺，你們根本不懂。我告訴你們，從現在開始，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人能攔得住我！

齊欣：齊特，我能體會你的感受，但我也請你了解，這裡所有的人雖然是自由的，卻沒有任何一個能夠為所欲為，包括國王也是如此。

齊特：那麼我犯了什麼罪，必須被關起來？把我關起來的人，難道不是為所欲為嗎？你說要放下心中的怨恨，但那個把我關起來的人，我一輩子恨死他。說不定有一天我不恨他了，但這或許會發生在將來，絕對不會是現在！

齊欣：齊特，你累了，需要休息。

齊特：把我關起來的人在哪裡？給我找來！我要把他關起來——

齊欣：住口！不要說了——

齊特：他敢不來，我殺了他——

齊欣：帶他回房休息！你聽到沒有？

齊特的隨從：是。

（一侍衛上）

齊欣：什麼事？

侍衛：報告國王，那女孩和年青人已經帶來了，就在外面——

齊欣：帶那女孩進來——

齊特：不必帶進來，帶她到我房間。除了她以外，其他人給我滾開。

（齊特下，其隨從、侍衛等隨下。）

齊欣：帶那女孩進來！

侍衛：是。（下）

齊欣：（向眾人）你們全都退下！沒有叫你們，不准進來！

眾人：是。

（除齊欣、忠伯、袁章外，眾人退下。二衛兵押女孩上。）

齊欣：將她鬆綁。

衛兵：是。

袁章：這女孩是誰？

齊欣：聽起來很不可思議。這女孩在齊特的監獄裡被我們發現，和她一起的還有一位年青人。但那年青人是我們和平王國的人民，這女孩卻不是，她來自另一個國家。聽完他們二人的話，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通，為什麼他們會相遇？為什麼他們又會同時出現在監獄裡？監獄裡怎麼會有地方讓他們闖進來？

袁章：或許他們被人利用，有不良企圖，說的全是謊話。

齊欣：但他們不像是在說謊。經我反覆盤查審問，看來他們沒有惡意，不像是為非作歹的人。發生在監獄裡的事，他們和我說了，因此齊特左手臂的傷，我不怪他們。我相信他們是真的迷路，糊里糊塗闖進了監獄。既然如此，我決定放了他們。（向二衛兵）你們退下。

二兵：是。（下）

女孩：國王，您智慧過人，善良仁慈，將來一定會有好報。

齊欣：監獄裡既然有入口，也一定有出口。妳從哪裡進來，就該從哪裡出去。我打算放了妳，派人送妳回到監獄，讓妳從進來的地方出去。

女孩：謝謝國王。

齊欣：不過，在妳離開之前，我想請妳做一件事。

女孩：國王請說。

齊欣：有個人很想見妳，我希望妳去看看他。

女孩：是。

齊欣：忠伯會帶妳去。記住，見到他以後，我要妳勸他喝些東西，讓他好好睡一覺。順著他，讓他聽妳的話，他會喝的。

女孩：喝什麼？酒嗎？

齊欣：不是。忠伯會給妳，他會教妳怎麼做。忠伯，你帶她去吧。

忠伯：國王，您是指——

齊欣：齊特怎麼來，就怎麼去。

忠伯：您的意思是——

齊欣：王位現在還不能交給他。

忠伯：國王，您——

齊欣：我是這個意思，就這麼辦。帶她去。

忠伯：是。

（忠伯帶女孩下）

齊欣：袁章，多虧了你那一劍，要不然……唉。

袁章：王子年輕氣盛，有許多事現在還想不透，時間一到自然會明白，請國王不必太過操心。

齊欣：他還是小孩子。如果他剛才對你出言不遜，希望你別介意。

袁章：我一點都不介意，您放心。

齊欣：對了，有件東西你一定很感興趣。來人！

（隨從上）

齊欣：帶那位年青人，還有那把劍。

隨從：是。（下）

齊欣：那女孩就是和這年青人一塊來的，他身上有把劍，和你的一模一樣。

袁章：哦，真的？

齊欣：如果你喜歡的話，我要他把劍送給你。

袁章：謝謝國王。

（三衛兵押赤風上，其中一衛兵捧著赤風的劍。）

齊欣：將他鬆綁。

衛兵：是。

齊欣：年青人，我決定放了你，送你離開王宮。

赤風：謝謝國王。

齊欣：（執起赤風的劍）你的劍，送我吧。

赤風：不行，這劍不能送人，請國王見諒。

齊欣：袁章，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赤風聽到袁章二字，心頭大震，此後，他聚精會神，格外注意袁章。）

袁章：的確，這兩把劍看起來一模一樣。

齊欣：（向三衛兵）你們退下。

三衛兵：是。（下）

齊欣：你說這劍不能送人，爲什麼？

赤風：它是我傳家之寶，送不得。

齊欣：你這傳家之寶，我拿來當做傳國之寶，難道還虧了你？

赤風：不送就是不送。

齊欣：年青人，你出個價錢，我買。

赤風：劍在人在，我寧願死，這劍也不賣。

齊欣：既然是他傳家之寶，我看算了。

袁章：是。

齊欣：不爲難你了，拿去吧。（將劍還與赤風）

赤風：（接）謝謝國王。

齊欣：劍不用可惜，但我寧願沒人用到它。你們聽好，如果有一天，你們一時衝動拔劍出鞘，千萬記得，你們用劍指著的那個人，也是愛好和平的，他和你們一樣，屬於和平王國，大家都是手足同胞。我想你們習武練劍的人，最高境界應該不是將劍高高舉起，而是輕輕放下。

袁章：國王所言，正是屬下心中所想。

（忠伯上）

齊欣：什麼事？

忠伯：東西都準備好了，但屬下認爲，爲了慎重起見，避免節外生枝，這件事還是由我親自來辦，比較妥當，不用麻煩那位女孩了。

齊欣：齊特剛才差點殺了你，你現在要一個人去，我不放心。

忠伯：齊特的脾氣，屬下很瞭解。您放心，他一定會聽我的話。

齊欣：不如這樣，我和你一起去。

忠伯：是。

齊欣：派人把那女孩帶回來，然後送她和這位年青人一起離開王宮。

忠伯：是。

齊欣：袁章，你在這等我回來，有件事我要和你談。

袁章：是。

齊欣：年青人，等女孩一來，你們就一起走。

赤風：謝謝國王。

（齊欣，忠伯下。）

袁章：年青人，請問貴姓？

赤風：沒姓也沒名。

袁章：喔——那麼你看我這把劍如何？

赤風：好，好，好。

袁章：（將劍抽出劍鞘）這劍跟隨我好多年，但我一直沒拿出來用。你信不信，任何刀劍與它交鋒，都會斷折毀損。敢不敢用你的劍試看看！

赤風：不敢，不敢。不知是誰，能打出這麼好的劍？

袁章：我特地請一位民間最有名的鑄劍師傅造的。

赤風：現在這位師傅呢？

袁章：他死了。世上再也造不出比它更好的劍！

赤風：這位師傅是不是名叫赤行？

袁章：是。莫非你認識他？

赤風：不，不算認識。

袁章：你曾見過他嗎？

赤風：沒有。他的名字，我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

袁章：是。

赤風：你說這兩把劍一模一樣，其實不然。你看，（拔劍）這兩劍，同樣都是劍身厚重，但你仔細看，你的劍口尖銳，我的劍口圓鈍。

（袁章湊近瞧）

赤風：你看。

袁章：年青人好眼力。

（赤風倏忽挺劍向袁章猛力刺去，袁章大驚，微微側身，劍恰好擦過胸口。）

袁章：你……

（赤風一擊失手，緊接挺劍再刺，袁章倉皇執劍與赤風交鋒，二劍不分勝負，但二人劍法有別，最後袁章受傷，人劍倒地，赤風將劍指向其頭頸。袁章急欲求救。）

赤風：你要是敢喊出聲來，我立刻要你的命！

袁章：不敢。

赤風：赤行死了，你殺人！

袁章：我沒殺他，他自殺的。

赤風：你不逼他，他怎會自殺？是你逼死了他！

袁章：你……你和赤行是什麼關係？

赤風：我隱居山林，習武練劍，爲的就是現在。一命抵一命，我要替我父親報仇！

袁章：你是赤行的兒子？

赤風：一位全國最有名的鑄劍師傅，爲你打了這把天下第一寶劍，你居然害死他！說，究竟爲了什麼？說！

袁章：我……我擔心……

赤風：擔心什麼？

袁章：擔心他會打出更好的劍。

赤風：什麼？

袁章：既然能造天下第一寶劍，一定能打出超越它的劍。

赤風：喔，我終於明白了。爲了讓你的劍天下第一，於是賠上我父親一條命？

袁章：我錯了，求你原諒。

赤風：哼，早在他進宮獻上這把劍之前，已經料到自己凶多吉少，才又打了我手上的劍。天下第一？我要你嚐嚐真正天下第一劍的滋味，教你做天下第一劍下的鬼！

袁章：我知道錯了，我不應該……求你饒了我……

（赤風的劍直探袁章脖頸，然觸頸即收。）

（赤風的手微微顫抖）

袁章：我願意去做任何事……你別殺我……

（赤風舉劍欲刺，劍依然觸頸即收，無法再向前一步。）

袁章：我求你原諒……求求你——

（赤風的劍尖頓時朝地，奪走袁章掉落地上的劍，奔吼下。）

（袁章愣在原地，不住喘氣。）

袁章：來人……來人！

（袁章的傳令與二侍衛上）

傳令：將軍，將軍……你怎麼了？

袁章：刺客，刺客。

傳令：您受傷了。

袁章：我的劍，劍。

傳令：你們趕快去報告國王。

（二侍衛急下）

袁章：捉拿刺客！

傳令：是，立即捉拿。

袁章：仔細聽我說，把我的話傳下去。這名刺客，和方軍是一夥的，他是方軍派來的。

傳令：方軍派刺客暗殺您？

袁章：聽好，方軍爲了搶奪我的劍，派刺客來，我躲不掉！是方軍，就是他！

傳令：方軍和他那些亂黨一直想消滅我們，一定是他們。

袁章：他派來的刺客打傷我，搶了我的劍！

傳令：可惡！非還手不可！您沒事吧？

袁章：沒事。聽好，我們不惹他們，但我們也不必怕他們。

傳令：我真恨不得現在和他們拚了！

袁章：他們既然敢做，我們不必手軟。聽好，立刻通知我們幾位將軍捉拿刺客，說我沒事，不用替我擔心。馬上徹底清查王宮，先去搜查方軍，捉拿刺客，我沒事。

傳令：屬下現在就去。

袁章：記住，爲了國王，爲了國家，我們必須捉拿刺客，我的傷不算什麼，和我們那幾位將軍說，不用擔心，我沒事。

（袁章作痛狀，喊出聲來。）

傳令：將軍！

袁章：我沒事，不用管我，快去！快！

（傳令奔下）

（女孩隨二衛兵上）

衛兵：袁將軍，你怎麼了？

袁章：你們帶她去哪裡？

衛兵：國王命令我們帶她離開王宮。那位年青人呢？怎麼不見了？

袁章：捉住她，別讓她跑了，他們是一夥的。

女孩：發生什麼事？

袁章：走，跟我走！有刺客，我要見國王！快走！

（二衛兵押女孩緊隨袁章下）

燈暗

幕落

第三幕

景：洞穴監獄，同第一幕第一景。

幕啓，齊特沉睡在床，忠伯來回踱步。不久，齊特醒來。

忠伯：你終於醒了。

齊特：這是哪裡？不是王宮。我不是在王宮嗎？我的隨從呢？侍衛呢？來人，來人！

忠伯：齊特，齊特。

齊特：我的王袍呢？王位呢？不見了，全部不見了。

忠伯：齊特，你在做夢。

齊特：我在做夢？

忠伯：對，你在做夢。

（齊特嗅著全身上下）

齊特：真的不見了，沒有了。

忠伯：什麼沒有了？

齊特：王袍，王宮，還有好多好多人……

忠伯：齊特，你在做夢，那是一場夢。

齊特：原來是夢。

忠伯：你夢見什麼？

齊特：我夢見自己是和平王國的新國王，穿著王袍，坐上王座，還有一群人跟著我，保護我的安全，他們是我的隨從和侍衛。

忠伯：你做了一場好夢。

齊特：可是老師，我夢見我要殺你，差一點把你殺了。

忠伯：看來這是一場惡夢。

齊特：我還夢見了國王，他回答了我的問題。

忠伯：他怎麼說？

齊特：他說我是王位的繼承人，還說我天性殘暴，所以必須關在這裡。

忠伯：這只不過是一場夢，不必當真。

齊特：不對，夢是預言。我有預感，我會是王位的繼承人，會成為新的國王。

忠伯：齊特，今天不上課，老師要走了。你聽好，乖乖待在這裡！不管外面發生什麼事，你一定要在這裡好好待著。記住，這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受不了就畫畫，知道嗎？和平常一樣，畫畫！聽到了嗎？

齊特：老師，你留下來陪我，我不要一個人在這。

（一衛兵急上）

衛兵：忠伯，忠伯！

忠伯：什麼事？

衛兵：戰爭！方軍和袁章，他們雙方人馬打起來了！

忠伯：什麼？

衛兵：王宮傳來的消息，說他們雙方開戰，真的打起來了！

忠伯：想不到這麼快。

衛兵：屬下還聽說，方軍和他的手下準備到這裡來！

忠伯：到這裡？

衛兵：是。

忠伯：聽好！你們守在外面，不准任何人進來。我現在回宮，請國王立刻派兵支援！

衛兵：是。

忠伯：（向齊特）記住，好好待著，畫畫。

（忠伯與衛兵下）

（齊特至桌前，攤開畫紙，執起筆畫畫。）

齊特：王袍……王座……（停筆）這是夢嗎？如果是夢，爲什麼我覺得這麼真實？不，不是夢，我的確當了國王，穿著王袍，坐在王座上。可是如果我是國王，爲什麼我還像以前一樣，待在這裡？唉！只是一場夢而已。但是，我將來會不會是新國王呢？

（門外傳來吵雜的械鬥聲，不時夾雜幾聲慘叫。）

（方軍與其傳令，黨羽將士等，全副武裝，上。）

齊特：你，你們……

方軍：國王，屬下來晚了，請國王見諒。

齊特：你叫我什麼？

方軍：您是和平王國的新國王，屬下前來救您出去。

齊特：國王，我？你說我，國王？

方軍的傳令：國王可能是驚嚇過度。

方軍：國王，您沒事吧？

齊特：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方軍：國王請放心，這場仗速戰速決，我們早已做好準備，一定會大獲全勝！

眾將士：大獲全勝！大獲全勝！

齊特：你是誰？

方軍：屬下方軍，他們是您的將軍和士兵，我們一致擁護您做我們的新國王。

齊特：你剛才提到的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

方軍：全是袁章和他那群亂黨一手造成的，他們是罪魁禍首！他們假借捉拿刺客爲名，實際上卻藉機在王宮內大規模搜查我們，指控我們派刺客暗殺袁章、奪去袁章的寶劍，又說我們包庇窩藏，不肯交出刺客——

齊特：你們和刺客有什麼關係？

方軍：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的指控，我們聽起來一頭霧水。國王，這是他們借題發揮，藉機挑釁。根本沒有刺客！他們騙得了別人，騙不過我方軍。

齊特：後來呢？

方軍：後來我們有幾名弟兄實在按捺不住，和他們起了爭執，雙方大打出手，這場仗就這麼打了起來，算他們倒楣！國王，屬下說句不該說的話——這場仗，遲早要打。袁章從沒安什麼好心，老趁機作亂，最後只有一個目標——奪下王位，但他沒有一次成功。有我們在，他休想得逞！

眾將兵：消滅袁章！消滅他們！

方軍：請國王委曲一下，暫時待在此地，等平息袁章亂黨，戰爭一結束，屬下立刻接您回宮，登基即位。

齊特：王宮？登基即位？

方軍：是，您是王位的繼承人。

齊特：這麼說來，剛才的夢，真的是預言？

方軍：國王的意思是——

齊特：喔，沒什麼。

方軍：是，屬下先行告退。您放心，憑我們的實力，戰爭一定很快就會結束。

齊特：好！

（一衛兵上）

方軍：什麼事？

衛兵：王宮的兩名衛兵帶了一位女孩，來到這裡。他們原先奉國王之命帶她來，想進來這裡找出路，好讓她離開和平王國。

方軍：「進來」找「出路」好「離開」？（向齊特）您看怎麼辦？

齊特：這裡惟一的出口，就是那裡——你們進來的地方。

方軍：把他們趕走。

齊特：不，讓他們進來找一找吧。我也不想一個人待在這裡。

方軍：搜身了嗎？

衛兵：搜過了，沒問題。

方軍：放他們進來。

衛兵：是。（下）

方軍：屬下已加派兵力保護您的安全，他們會守在門外，請您放心。

齊特：你做得很好。

方軍：我們走！

（方軍率眾下。二衛兵帶女孩上。）

衛兵一：我們奉命前來這裡——

齊特：我知道。你們找吧！

（二衛兵四周探索）

齊特：（凝視女孩）妳……自由精靈。

女孩：我……我沒有惡意，和那位刺客也沒有關係……國王相信我，只有他相信我，他是好國王……他放我走，讓我離開，我只想趕快離開。

齊特：我明白了，妳不是自由精靈，不能想去哪就去哪。

女孩：我只是平凡人，不是你說的——自由精靈。

齊特：我以為妳是。

女孩：我真的不是。

齊特：（向衛兵）那些是我的畫，別亂動。

衛兵：好。

齊特：來，給妳看我的畫。這是剛才畫的——王袍、王座。妳看這張，她就是自由精靈。

女孩：（看畫，目不轉睛）這畫……這人……

齊特：這人和妳長得很像——

女孩：簡直一模一樣——

齊特：她是自由精靈——

女孩：和我一模一樣——

齊特：是我夢到的自由精靈。還有這些，妳看。

女孩：這……怎麼可能。你什麼時候畫的？

齊特：很久以前，當時妳還沒出現。

女孩：她和我，實在太像了。

齊特：我關在這裡無所事事，只喜歡畫畫。當我睡覺做夢，醒來以後就把夢到的全部畫下來。每次我都夢見自由精靈，在一大片竹林裡飛，妳看，就是這片竹林。

女孩：這片竹林……竹林……

齊特：除了精靈，我常夢見這片竹林，不但如此，我還夢見這片竹林是怎麼來的。（指岩壁）我夢見這一面消失，那一面消失，一面一面全部消失，然後這裡不再是一座監獄，牆不再是牆，全部變成竹子，一棵接一棵，成為一片茂密的竹林——就是這麼來的。那天，我又夢見這片竹林，自由精靈也在竹林裡。她對我說，她立刻從竹林來到我這裡，帶我離開，帶我一起鑽進竹林，一起自由自在地飛，永遠不回來。

女孩：這些畫，怎麼會……

齊特：結果我醒來看見妳，以為妳是她，怕妳——怕她不帶我一起走。

女孩：這片竹林……

齊特：怎麼樣？

女孩：一模一樣的竹林。

齊特：什麼意思？

女孩：沒什麼，我想是巧合，一切都是巧合。還你，你畫的很好。

齊特：我畫的全是我的夢。我的夢，永遠比現實生活精彩。我甚至想活在夢裡，不想醒來。剛才我醒來以前，做了一場很精彩的夢。

女孩：什麼夢？

齊特：我夢見自己進王宮，當國王。

女孩：難怪你畫了這張——王袍和王座。

齊特：但後來在王宮發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所有人都和我作對，他們看不起我，還說我天性殘暴。

女孩：天性殘暴？

齊特：對。我一直在想，假如有一天我真的當了國王，我絕不要像夢裡的那個我，讓所有人看不起，讓那些不愉快的事重演一遍。我會證明給他們看，我不是天性殘暴的人，他們錯了，我是好國王，不是暴君。我要讓他們像方軍那樣尊敬我。

女孩：假如真有那麼一天，你會怎麼做？

齊特：我知道該怎麼做。國王在夢裡對我說過一句話，他說——
（外面響亮的歡鬧叫喊聲，由遠而近。）

女孩：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衛兵一：我們每個角落都找了，這裡沒有別的進出口。

衛兵二：岩壁和地面完全沒有異狀，不可能有通道或是機關。

女孩：唉，我該怎麼辦？

（二侍衛上）

齊特：什麼事？

侍衛甲：戰爭，報告國王，結束了。

侍衛乙：我們贏了，贏了！

女孩：（向齊特）他叫你國王，難道你真的是？

（方軍的黨羽將士押袁章的黨羽將士，上；方軍押袁章，隨上。）

齊特：戰爭結束了。

方軍：是，我軍大勝。您是我們的國王，我們來接您一起回王宮。國王，這是國戒，請您戴上。前任國王請我轉交給你。

袁章：請你轉交？是你用劍逼他交出來的！

方軍：袁章！這裡沒有你說話的份！

齊特：他在哪裡？

方軍：在王宮，屬下已安置妥當。

袁章：你將他軟禁起來，騙得過誰！

方軍：袁章，你閉嘴！

齊特：你們別吵。

方軍：國王，袁章和他的亂黨大多數已投降，現在只剩下他的傳令和少部分的人還沒捉到。屬下聽憑國王處置。

齊特：你認為該怎麼處置？

方軍：這些亂黨爲了奪取王位，不惜踐踏國法，發動我和平王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戰爭，他們的首領袁章，以及這幾個叛亂將領，毀壞我們長久立國的和平安定，應負起全部的責任，從嚴處置。國王，屬下認爲，他們必須立即斬首示衆，以定國本、正軍紀、安人心。

齊特：這個建議很好。

方軍：屬下就事論事，依法論處——

齊特：很明快，很果斷。

方軍：供您參考，希望您採納——

齊特：袁章，你有什麼話說？

袁章：當心有賊——偷劍賊，竊國賊！他今日偷劍，明天竊國。

方軍：袁章，你竟敢誣賴我偷你的劍！

袁章：要不然我不會敗在你的手上！

齊特：好，都別說了。我以國王的名義宣布，你們雙方無論勝敗，都必須共同承擔戰亂的責任。和平王國興起了戰亂，我們沒人是勝利者，全都是輸家。但眼前最重要的問題，不在於追究責任，而在於我們自己心中的仇恨——要放下。放下彼此仇恨，才是現在應該做的。

方軍：國王，這場戰爭完全是他們主動挑起，我們只不過是被動的還擊——

齊特：你想說的我懂，他們的責任不是不追究。我只不過希望從現在起，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拋開過去，試著不再彼此仇恨，哪怕只跨出一小步也好，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走出戰亂，重建和平，否則冤冤相報，沒完沒了。這道理每個人都懂，我相信自己、相信你們，相信我們大家都做得到。你們說呢？

方軍：我們很樂意去做。

齊特：袁章，你說呢？

袁章：我們也很樂意，但某些人想趕盡殺絕。

齊特：樂意就去做，我從自己做起。我發誓從現在起，無論是誰把我關在這裡，不管他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我不想再去追究，過去所有的怨恨在此刻一筆勾銷。請在場所有人為我見證！

方軍：我們很樂意和他們和解，但不可能是現在。

齊特：這件事並不困難。所有人聽好！我命令你們，把劍收起來！
（方軍與其黨羽將士猶豫不決）

齊特：我說把劍收起來！
（方軍與其黨羽將士收劍）

齊特：方軍、袁章，你們兩位過來。
（方袁二人向齊特走去，齊特將二人與自己的手相互緊握在一起。）

齊特：不用多說什麼，這代表了一切！（向方軍眾黨）將他們全部鬆綁！鬆綁以後，我們一起回王宮！
（方軍眾黨鬆綁袁章眾黨）

齊特：我希望你們二位，共同率領我們的將士，不分彼此，大家一起出去！我們要團結在一起，一起回王宮！

方軍：是。

袁章：是。

齊特：我們走。

女孩：等一下，我有話對國王說。

齊特：你們先到外面等我，我立刻就來。

方軍：是。

（方、袁率眾下）

齊特：你想說什麼？

女孩：如果你剛才說的都能做到，你會是世界上最好的國王。

齊特：當國王是一場美好的夢，我希望這場夢能做久一點，不要太快醒來。

女孩：你剛才那段話，我很感動。

齊特：其實是國王在夢裡對我說過的話。聽他的話，照著做就不會錯。

女孩：我不相信人能夠放下仇恨，所以我一直想找一樣東西，據說喝了那樣東西就能使人忘記仇恨，徹底地忘記。可是你讓我看到一絲希望，放下仇恨是可能的，是值得期待的。

（外面響起械鬥與叫喊聲，愈益清晰。）

齊特：這張畫送給妳。

女孩：這……

齊特：拿著，拿去。

女孩：謝謝。

齊特：妳要離開，我會想辦法幫妳。

（方軍手下一名士兵衝進，身上血跡斑斑。）

齊特：發生什麼事？

士兵：國王……袁章他們，就在外面……

齊特：你撐住。袁章怎麼樣？

士兵：一出去沒多久就……我們完了……他們偷襲，殺人……（死）

女孩：怎麼會這樣？

（袁章與其幾名將軍上）

袁章：把他拖下去！

二兵：是。（拖屍體下）

袁章：你現在最好聽我的，否則大家同歸於盡！

齊特：袁章，你——

袁章：那女孩，給我拿下！

齊特：袁章，你怎麼可以——

女孩：你們幹什麼？放開我！

袁章：把她帶走！

齊特：等等。袁章，我請你放了她。

袁章：要我放她可以，你手上的戒指先給我。

齊特：不行。

袁章：給我殺了她。

一兵：是。

齊特：好，我給你。拿去！（袁章接過）放了她！

袁章：你不曾拜見和平女神，也沒有正式交接，竟然將這枚國戒戴在手上，以國王自居。戒指原本就不屬於你。

齊特：放了她！

（袁章的傳令上）

袁章：捉到他們了嗎？

傳令：是。方軍和六將軍通通中了埋伏，全靠這支突擊隊！他們七人被我們的突擊兵活捉，其他人士氣潰敗，四處逃散，我們在暗中各個擊破，突擊成功！

袁章：好！這次緊急調兵，策動突擊，我們因此險中致勝，你的功勞最大。

傳令：屬下慌亂中出奇招，和他們拼了。寧可和他們同歸於盡，也不願屈服。

袁章：好，我們要乘勝追擊！走！

齊特：袁章！你們不肯罷手，難道希望繼續戰亂下去，永無寧日嗎？

袁章：我們為國平亂，功不可沒！方軍和他的叛黨，爲了得到我的劍，竟派遣刺客暗殺搶奪，隨後擔心事蹟敗露，不願配合搜查，抗命作亂，開啓戰端。最後不顧王法，軟禁老國王，挾新王以自重，伺機取而代之。我們一致認爲，叛黨的首領們，包括方軍與六將軍，將以叛國罪斬首示眾，大家聽好！我們是爲了和平王國而戰。

眾將兵：爲和平王國而戰！消滅方軍！

齊特：你們心裡，除了仇恨和報復，沒有別的！

袁章：你最好待在這裡，和平常一樣，什麼都別管！雖然這裡比不上王宮，我倒覺得很適合囚犯、暴君，甚至是瘋子！我已經算是禮遇善待了。

齊特：你把我關在這裡，不如殺了我。

袁章：你捨不得殺我，我怎麼下得了手呢？（向傳令）留下五名衛兵，負責看守這裡。

傳令：是。

袁章：我們走！

齊特：我求你，她和這些事無關，放她走。

袁章：我的劍下落不明，那名刺客始終沒捉到。她和刺客一起闖入這裡，又一同被帶進王宮，到底他們二人有什麼關係，我總要查清楚。

女孩：你不必替我求情，他要殺就殺。

袁章：不過，看在你不殺我的份上，我給你一個機會。

齊特：什麼機會？

袁章：我一心想除掉那名刺客，只要你將刺客的頭砍下，還有他手上那兩把劍，一起帶來王宮，我立刻放她走。否則你就給我好好待著，外面的事輪不到你來管。

齊特：我關在這裡，怎麼去找那名刺客？

袁章：所以你還是死心吧，好好待在這裡，什麼都別想。我們走！

（除齊特，眾下。）

（齊特默默將畫撕毀，一張又一張。）

（二衛兵帶手銬腳鐐上）

齊特：你們幹什麼？

衛兵一：這是袁將軍的命令。

齊特：袁章他們走了嗎？

衛兵二：全都走了。

齊特：好，我準備好了，來。

（齊特放妥手腳，二衛兵準備銬上。）

齊特：等等，我，我呼吸不過來……（作勢欲倒）

衛兵一：怎麼了？

齊特：我不行了，沒空氣，我呼吸不過來……（指向監獄盡頭處）扶我進去，
到那裡面，我會比較舒服……快點……

衛兵二：快，我們扶他進去。

齊特：快，我……不行了……

（二兵扶齊特，往監獄的盡頭，下。）

（空台。自監獄的盡頭傳來三人聲音。）

（齊特喘息聲）

衛兵一的聲音：好一點了嗎？

（齊特喘息聲，愈益粗重。）

衛兵二的聲音：不行，他好像愈來愈嚴重，我去叫人來——

（一陣陣猛烈的撞擊岩壁聲與二兵淒厲的慘叫聲）

（靜默。三名衛兵自牢門，上。）

衛兵三：咦，人呢？

衛兵四：（向監獄的盡頭處）喂，你們在裡面嗎？

齊特的聲音：我們都在，你們怎麼進來了？

衛兵五：我們聽見這裡有些聲響，碰碰碰的，很大聲。進來看看。

齊特的聲音：沒事。

衛兵三：你們需要幫忙嗎？

齊特的聲音：好，你們一起進來。

衛兵五：好。

衛兵三：等等，小心一點。

（三兵拔劍，執劍在手。）

齊特的聲音：我……快死了，快來救我，快！

衛兵三：裡面太黑，我看不到你們。你們先出來。

齊特的聲音：救命！我……（巨大的倒地聲）

衛兵四：快，我們二個進去看看，萬一鬧出人命就完了。

衛兵三：（向衛兵五）你留在這裡。

（二兵挺劍，小心翼翼，往監獄的盡頭下。）

衛兵五：怎麼樣？需不需要幫忙？

衛兵三的聲音：他們二人怎麼……

衛兵五：怎麼了？

（傳來更猛烈的岩壁聲與二兵淒厲的慘叫聲，夾雜兵器撞擊與殺鬥聲。）

衛兵三的聲音：（喘氣）快，你快向王宮回報，齊特他……（慘叫）

衛兵五：好，我去。

（齊特執劍上，滿劍血紅，衣衫四肢沾染血跡。）

衛兵五：你……喝

（衛兵五大吼一聲，與齊特格鬥。齊特狂砍猛劈，但毫無章法，一面往對方身體直刺，一面不惜以身體擋來劍。）

（齊特力竭手軟，喘一聲，劍被打落。）

（衛兵五對準齊特胸口直刺，赤風上，挺劍一攔，衛兵五的劍斷為兩截。）

衛兵五：你是……刺客，刺客……

齊特：快……替我殺了他。

（赤風稍一猶豫，衛兵五趁機向門外急奔，下。齊特執劍，追下。）

（門外傳來一聲不堪的慘叫）

（齊特上，不停喘氣。）

（赤風以劍四處劈砍岩壁）

赤風：你為什麼要殺他？

齊特：你……刺客。袁章要捉拿的刺客，就是你？

赤風：這裡沒有別的出入口嗎？

齊特：沒有。

赤風：不可能沒有！

（赤風續以劍揮砍岩壁）

齊特：我們見過一面，你還一劍刺傷了我。你想在這裡找路出去？我知道你是刺客，要殺袁章但沒成功，現在袁章想殺你，看來局勢對他比較有利。

赤風：你到底是誰？

齊特：一個想幫你的人。

赤風：幫我？怎麼可能？

齊特：衛兵全被我殺了。我殺他們是爲了能去找你。

赤風：目的是什麼？

齊特：爲了幫你。我想知道，你是方軍他們派去暗殺袁章的嗎？

赤風：不是，是我自己要殺他。

齊特：你殺袁章，爲了什麼？

赤風：他逼死我的父親。

齊特：原來如此。我去找你，是爲了想幫你殺袁章。

赤風：我們根本不認識，你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

齊特：理由很簡單，我和你一樣，也想殺袁章。我殺他等於是幫你殺他。

赤風：袁章詭計多端，我看你們是同一夥。告訴你，我不會上你們的當。

齊特：果真如此，我怎麼會被他關在這裡？又何必殺掉他的衛兵？算了，既然你不相信我，說什麼都沒有用。

赤風：你想殺他，爲了什麼？

齊特：因爲恨，我恨他。總歸一句話，他要爲他的所做所爲付出代價，用他的命來償還！我只想用這個辦法解決，必須如此！可惜當時你沒成功，讓他逃過一劫。

赤風：我本該一劍殺了他。

齊特：你下不了手嗎？

（赤風沉默）

齊特：爲什麼你沒殺了他？

（赤風沉默）

齊特：你害怕？

赤風：全怪我自己懦弱，狠不下心。他在我面前，我卻不能殺他。

齊特：你現在還想殺他嗎？

赤風：我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全怪我一時心軟，空有一把好劍，卻只能往稻草人身上砍，有屁用！

齊特：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帶他來到你面前，你能一劍殺了他嗎？

（赤風沉默）

齊特：現在要想靠近他都不容易，更何況是殺他。不過，辦法也不是沒有。

赤風：什麼辦法？

齊特：除此之外，已經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一定要相信我。

赤風：到底是什麼？

齊特：我說不出口。

赤風：我已經走投無路，沒地方逃，也無處可躲。我知道機會渺茫，但還是到這裡來，只爲了能夠找到出路，回到我練劍的地方，要是回不去，大不了一死。回想起來，在我眼前發生的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像是一場夢，但我相信命運已經安排好了。你說吧！只要殺得了他，任何辦法，我都願意接受。

齊特：你剛才救我一命，我怎麼可以——

赤風：你不用顧忌。我願以一死來換袁章的命。

齊特：好。我要你的頭，你的劍。

（赤風沉默）

齊特：爲了取信於他，爲了能接近他，這是惟一的辦法。

赤風：這麼做的確有機會接近他。但就算如此，你下得了手嗎？

齊特：（指向監獄盡頭處）請你去看看。

（赤風往監獄的盡頭，下。）

齊特：我不會用劍，也從來沒殺過人，但殺人這件事，好像是我的天性，我的本能。我向你保證，袁章的下場，會和你眼前那些人一樣！

赤風的聲音：感激不盡！雖死無憾！

（傳來揮劍聲，緊接著是人頭落地聲。）

（齊特向監獄盡頭一探，立即轉身扯下床上被單，往監獄的盡頭，下。）

（空台）

（齊特握緊被單，裡面裹著赤風的人頭，上。）

（赤風無頭的身軀，一劍負背，一劍在手，隨上。）

（齊特轉身面對無頭的赤風，赤風將二劍分別遞給齊特。）

齊特：（接劍）你剛才救我一命，我不會忘記你的救命之恩。

（赤風無頭的身軀，直挺挺站著。）

齊特：一命還一命，這條命我會還給你。

（赤風無頭的身軀，仍直挺挺站著。）

齊特：我此去不為別的，只要袁章的命！

（赤風無頭的身軀，前撲倒地。）

齊特：你放心，從現在起，只要是我想得到的，沒有任何人能擋得住！

（齊特奔下）

燈暗

幕落

第四幕

景：和平王國的王宮宴廳。右中舞台，階上設一王座。中舞台，一桌三椅，桌上擺著杯盤酒菜。

幕啓，僕役退下，齊欣與忠伯坐於桌前，齊欣神情落寞，忠伯等待僕役退下後，倒酒入杯。

忠伯：……我剛才叫他們喝了幾口，這瓶酒沒問題。倒好以後，（自懷中掏出一小瓶，將其中汁液倒入酒杯中的一杯）把它全部倒進去，（輕輕搖晃那只酒杯）這樣完全看不出來。

（齊欣玩弄指上的國戒）

忠伯：再倒一瓶。（從懷中掏出另一小瓶）就讓他這麼喝下去，（打開將小瓶裡的汁液倒入同一杯）別說是兩瓶了，我敢保證，裡面的任何一滴，都足以讓他腸穿肚爛。

（齊欣持續玩弄）

忠伯：他表面上尊敬您是國王，還說奪回這枚國戒，全是爲了您，美其名是物歸原主，但實際上誰看不出來，他覬覦王位，一心一意想戴上它，和方軍一樣，先將我們軟禁起來，最後獨攬大權，擺出一副專斷跋扈的樣子。對付這種人，除了先下手爲強，沒有更好的辦法。您根本不用顧忌手段是否正當，妥不妥善，坦白說，只要能除掉這種人，不管是什麼辦法，都是妥善的辦法。做這種事，您不必覺得良心不安。

（忠伯將自桌前的酒一飲而盡，再倒滿一杯。）

齊欣：你說，我聽從和平女神的旨意，將王位傳給齊特，接他進王宮，做錯了嗎？

忠伯：沒錯。

齊欣：那麼齊特滿懷仇恨、想爲所欲爲，能將國家交給他嗎？

忠伯：不能。

齊欣：我請你送他回去，並且安撫他、想辦法讓他忘記王宮的事，錯了嗎？

忠伯：沒錯。我讓他了解自己只是在做夢，他也相信了。

齊欣：那麼爲什麼命運要這樣懲罰我，賜給我這麼一個兒子還不夠，又賜給我一場戰爭？我到底做錯什麼？

忠伯：錯在您對付那些叛徒，手段太溫和、不夠狠。

齊欣：唉，錯在我沒料到那名年青人竟是刺客，最後無法阻止這場戰爭。

忠伯：阻止不了戰爭，但阻止得了好戰的人。這次我們必須阻止他，將他徹底解決。

（將自桌前的酒一飲而盡，又倒滿一杯。）

（袁章上）

袁章：國王見諒。屬下邀請您和忠伯來，結果自己卻來得晚，害你們久等了。

齊欣：不要緊，來，坐下。

忠伯：袁將軍目前統領王國內所有將士以及文官，兼管文武，同時掌理政務以及軍務，確實是相當忙碌。

袁章：國王，屬下晚到是因為洞穴監獄那裡出了狀況。

齊欣：齊特那裡？什麼狀況？

袁章：那名刺客終於出現了。只不過，他殺了我所有衛兵，闖進監獄，帶走齊特，還放火燒了監獄，裡裡外外全給毀了。最奇怪的是，現場居然多了一名無頭屍體，沒有人知道他是誰。總之，一切還在調查當中。

忠伯：齊特被刺客帶走了？

袁章：根據我們的判斷，應該是如此。

齊欣：為什麼他要帶走齊特？

袁章：屬下猜想，可能他想用齊特當做人質，逼迫我們就範。

齊欣：你打算怎麼辦？

袁章：這件事，國王，屬下必須徵求您的同意。

齊欣：你說。

袁章：屬下認為，必要的時候，不得不讓齊特……

齊欣：怎麼樣？

袁章：屬下的意思是，齊特的生命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國家安全至高無上，不容許任何人侵犯。萬一——屬下是說萬一——不能夠兩全的話，那麼只好……

忠伯：不行！你不能夠犧牲齊特——

齊欣：袁章，我了解。一切按照你說的做，我相信你自有分寸。

袁章：屬下一定會盡全力救出齊特。

齊欣：你今天請我們來，是——

袁章：喔，對了。今天請你們來，其實……沒什麼事，完全是因為想和你們喝兩杯，聚一聚，如此而已。沒事，沒事。

忠伯：沒事？

齊欣：沒事就好。

袁章：我們喝酒吧。

齊欣：請。

忠伯：來，乾！

袁章：乾！

（齊欣、忠伯一飲而盡，袁章則杯到嘴邊，又放下了。）

袁章：等一下，國王，屬下預備了一段節目，為您助興。來人！

（一僕役上）

袁章：將那鍋東西抬上來！

僕役：是。（下）

（眾僕役抬一煮牛的金色湯鍋，狀如一巨大金鼎，上。）

忠伯：這是什麼？

袁章：先前在國王的卸任酒會上，請來了一個雜耍團，還記得吧——他們會把人頭變不見。這玩意，是我向那個雜耍團買來的。

忠伯：這玩意有什麼用？

袁章：沒什麼用。我喜歡搜集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高興高興。他們說，在裡頭盛著燒開的滾水，再丟個東西進去，過了一會，那個東西就會自己開始唱歌，直到你把東西拿出來，歌聲才停止。你們說，好不好玩？

齊欣：有趣，有趣。

袁章：你們下去。

（眾僕役下）

忠伯：袁將軍，我都快醉了，您那一杯還沒喝呢。

袁章：我喝，我喝——但是這玩意不聽我的話。你們看，我丟了一樣東西進去，好幾天了，一點動靜也沒有，什麼聲音也沒聽見，氣死我了。

忠伯：這一定是騙人的玩意。

齊欣：來，乾！

袁章：（端自己的酒杯走近湯鍋）這玩意騙人？不會，誰敢騙我！來，你們過來看看。快來！

（齊欣與忠伯走向湯鍋往裡瞧）

袁章：你們看看！

忠伯：這……你……

（齊欣頭暈目眩，慌亂扶桌。）

袁章：方軍啊方軍，你真不夠意思。國王都親自來看你了，還不肯唱個歌來聽聽。

（將手上的杯中物倒入湯鍋）

袁章：不過，國王大人大量，不怪你曾經冒犯他，這杯是他敬你的。

忠伯：袁章……你……

（袁章走回桌前端起另一空杯，再走向湯鍋，俯身舀湯盛入手上的二杯。）

忠伯：他手下那六位將軍呢？

袁章：他怎麼了，他們也就怎麼了。（將手上一杯給齊欣）來！方軍要回敬您這杯酒，他說把您嚇壞了，向您賠罪。哈哈……

（齊欣不語，隨即將那杯酒一飲而盡。）

忠伯：不行！您不能喝。

袁章：（將手上另一杯給忠伯）忠伯，給方軍一點面子，乾了它！

忠伯：不喝！

（忠伯自懷中掏出匕首，向袁章連連猛刺，袁章閃避，伺機反制。）

齊欣：（倒地）忠伯……

忠伯：國王，屬下在這。

齊欣：再也沒有和平了……和平王國眼看就要……毀在我的手裡，我……我不

甘心。

忠伯：您放心，我殺這奸賊，替您報仇。

齊欣：住手……不要報仇，不能！忠伯，你聽著，齊特……如果你有機會見到齊特……跟他說他是誰……一定要告訴他他究竟是誰，替我和他說，請他不要……不要恨我……（死）

袁章：這……到底怎麼回事？我明白了，是剛才那杯酒，你們替我倒的那杯酒！你們……

忠伯：袁章！

袁章：忠伯，齊欣的死，不關我的事。是你們自己下的毒。我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忠伯：他死了，是你殺的。

袁章：胡說，你不能誣賴我！忠伯，好歹我曾經救你一命，你別忘了！要不是我，你早已被齊特殺了，不可能活到現在，你別忘了，是我救了你，你的命是我救的，你記著。

忠伯：你救我一命，卻害死國王和國家。

袁章：忠伯，我們從來沒有交惡，也不曾有任何過節，我們可以聯手——

忠伯：袁章！我一生從來不虧欠任何人。這條命，還你！

（忠伯將匕首插進胸口）

袁章：你……

忠伯：（倒地）總有一天，你會毀滅，徹底地毀滅……齊特，你還是不要知道自己是誰……不必知道，這樣對你比較好……（死）

（傳令急上）

傳令：報告將軍。

袁章：（怒吼）沒有我的命令你竟敢闖進來！來人！來人，殺了他！

（眾僕役上）

傳令：將軍請息怒！屬下心急，顧不得了！

袁章：去死！全部死光最好！

傳令：齊特，現正在宮門外。他一個人。

袁章：什麼？

傳令：齊特確實是一個人來，那名刺客不在。他還說和將軍說好，帶了一些東西要親自獻上。

袁章：真的只有他一個？

傳令：是。

袁章：帶他進來。

傳令：是。

袁章：等等，小心提防，說不定刺客就在他附近。

傳令：是。（下）

袁章：（向一僕役）你去替我傳話，請剛才和我一起開會的將軍立刻前來，再

加派五十名侍衛駐守門外，嚴加戒備。

僕役：是。（下）

袁章：你們聽好！我們最敬愛的齊欣國王被人下毒害死了，兇手就躺在他身旁。忠伯一生盡忠正直，嚴守本分，可惜因為一念之差，竟然恩將仇報，毒死一位好國王，結果自己良心不安，最後引咎自殺。悲劇既然發生，多說無益，我了解大家此刻的心情，事發突然，我感到很震驚，也很難過。但是眼前還有一件大事，需要我們盡快處理。你們幾個過來，將他們抬下去，好好安置，事情一辦完，我們立刻為國王舉行最隆重的葬禮。

僕役們：是。

（數名僕役抬齊欣、忠伯下。）

（將軍們上）

一將軍：袁將軍，我們都聽說了，但請您放心。齊特根本不會使劍，也不會練武，更何況有我們在，他一個人能有多大能耐？

袁章：我不怕齊特，但那名刺客……你們全都過來。（眾將圍繞袁章四周）

（齊特，捧一被單包裹，隨傳令上。）

袁章：齊特，想不到是你。

齊特：我帶來你要的。

袁章：是刺客的頭和劍？

齊特：全在這裡。

袁章：不可能。就憑你，不可能殺得了刺客。

齊特：我殺他，自有我的辦法。

袁章：打開它。

齊特：等一下，你自己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袁章：我說過什麼？

齊特：東西全在這裡。那位女孩，你要立刻放她走。

袁章：她和刺客的關係，我還沒查清楚。

齊特：刺客在我這裡。他們是什麼關係，已經不重要了。你到底答不答應？

袁章：你去將那女孩帶進來。

傳令：是。（下）

袁章：齊特，有件事你必須知道。

齊特：什麼事？

袁章：你是誰，你的身世。

齊特：我不想知道。

袁章：現任國王名叫齊欣，你是誰，你和他到底是什麼關係，難道你不知道？

齊特：他是誰我無所謂，我是誰我不在乎。在這世上，既然我一個人來，那麼我就一個人去。我是囚犯也好，是國王也好，隨便什麼我都好。從以前

到現在，除了忠伯是我的老師，是我惟一的親人，也只有他真正了解我、關心我，其他人和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是誰我沒有興趣。

（女孩隨傳令上）

袁章：她來了。打開它。

齊特：先送她離開王宮，我再打開它。

袁章：如果這裡面真的是刺客，我馬上放她走。

齊特：你要說話算話。

（齊特打開包裹，顯現赤風的頭與二劍，眾人驚呼。）

齊特：看清楚了嗎？

（眾人屏息凝神）

齊特：你看清楚了嗎？

袁章：是他，沒錯。給我。

（齊特二手分持頭與劍，向袁章走近。）

袁章：站住！你不要過來！（向一將軍）你去拿過來。

（一將軍向齊特走去，接過赤風的頭，呈與袁章。）

袁章：（接過頭）好，好，哈哈……（向眾將）你們全都過來。

（袁章與眾將軍走向湯鍋）

袁章：哈哈……你們看！裡面是誰？（眾將瞧後齊聲哄笑）這玩意很妙，東西丟進去以後，會開始唱歌，唱個不停，哈哈……我再將這個，（丟赤風的頭入湯鍋）讓他們兩個一起唱。

（眾將齊聲叫鬧）

袁章：哈哈……齊特，多謝了。來人，帶她離開。

女孩：（向齊特）你給我的畫，我弄丟了。

齊特：丟了就丟了，妳快走。

女孩：你怎麼辦？

齊特：我會做想做的事，到該去的地方，絕不會被他們關起來。快走吧！

袁章：你們趕快帶她走。

齊特：別說了，走。

（二衛兵帶女孩下）

袁章：齊特，我該好好請你一頓。這些酒菜根本不夠。來人！

齊特：噓，別出聲。

袁章：怎麼了？

齊特：別講話。

袁章：停！別吵！

（眾將停止喧嘩）

齊特：（悄聲）你們有沒有聽見歌聲？

（眾人聽。靜默。）

袁章：我沒聽見。

齊特：再仔細聽。歌聲，聽到沒？在這裡，這裡……（持劍走近湯鍋）聲音從這裡發出來的……

（齊特在鍋旁，俯耳傾聽。）

齊特：他在唱歌，他們在唱歌……

袁章：真的嗎？我怎麼沒聽見？

齊特：過來這裡，我這裡聽得很清楚。

（袁章向齊特靠近）

齊特：就是這裡，聽。

袁章：聽不到。別吵，安靜。（俯耳傾聽）

齊特：（俯視鍋中）你看！他們的嘴在動。

袁章：有嗎？

（袁章與眾將俯視鍋中）

齊特：往下，你們要往下些才看得到。看，方軍的嘴在動，他在唱歌，現在是刺客，刺客的嘴在動，換他唱，注意看，看他們的嘴，看到了嗎？

（袁章愈探愈下，此時齊特起身，抽劍落劍，砍下袁章的頭，未過一秒。）

（袁章的頭掉入湯鍋，無頭的身軀瞬間倒地，眾將大駭。）

將軍甲：（指齊特）是他！捉住他！

將軍乙：來人！來人！

（眾將抽劍，將齊特與湯鍋層層包圍。）

（二將挺劍攻刺齊特，齊特奮力揮劍擋下來攻，二將暫退，餘將蓄勢待攻。）

（眾衛兵們挺劍上）

將軍乙：給我捉住他！

眾衛兵：是！

（齊特環視眾人，倏地一聲長吼，橫劍向頸，猛力抹去。）

（齊特的頭落入湯鍋，無頭的身軀瞬間倒地。）

（靜默）

（眾將與衛兵圍近湯鍋）

（湯鍋滾水沸騰聲，由小而大。）

將軍丙：聽，什麼聲音？

（瞬間，袁章與赤風的頭先後自湯鍋衝射而出。）

（赤頭咬住袁頭，袁頭趁機反咬赤頭後頸，赤頭掙扎著脫困。）

（瞬間，齊特的頭自湯鍋衝射而出，咬袁頭。）

（赤頭掙脫，反咬袁鼻，齊赤二頭合力撕咬袁頭，三頭在空中飛旋酣鬥。）

（眾將與衛兵奪路而出，爭先恐後。）

場景轉換：王宮場景漸漸昏暗隱沒，舞台上僅見三頭酣鬥，與此同時，場景迅速轉換至與第一幕第一景相同的深山竹林，此刻，三頭在竹林間穿梭纏鬥。

如第一幕第一景初，女孩在同一竹下，倚竹而坐，正自沉睡。月映竹影，

萬籟俱寂。

竹林間，袁頭力竭，齊赤二頭終將袁頭拖出林外，三頭一齊隱沒於林間深處。

林間風起，女孩驚醒。

女孩：這是哪裡？我怎麼會在這裡？

（女孩起身）

女孩：是一場夢，原來我在做夢。

（一張畫紙飄落於地，女孩拾起。）

女孩：這是什麼？這張畫好像在哪裡看過，這是……我想想……我夢見一個人叫做齊特，沒錯，就是他——齊特，這是他的畫。他說他常夢到一片竹林，然後把它畫下來，對了，這就是這張畫。這張畫是他給我的……

（女孩遍尋，無人無影。）

女孩：這張畫的竹林，怎麼……怎麼和這裡一模一樣。一、二、三……畫裡的竹林和這片竹林，一模一樣……

（女孩看看竹林，看看畫。）

女孩：是夢，不是夢。不是夢，是夢……

燈暗

幕落

全劇終